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二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陸氏大墓表
孫君墓表

詹朝奉墓表
何君墓表

孺人王氏墓表

令人王氏壙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
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其門棄車者式
放鷺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
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
其不勝喪共以大義寬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
道鄉人皆喜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
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
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日莫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
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調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
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
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
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

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卽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閑壯園林臺沼爲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於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於石陂東岡之原初君從艮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嫕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瓊曾煥其壻也孫模果糉榦宋斐東槩槩榮槩槩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壻曰

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卅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及人
世與其仁冠弁峨峨後從前詞憂媿則多續書充字
行必稽古孰予敢侮於虛孝求學講行修言歸於丘
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玭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
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
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
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
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
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
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
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
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旣異於
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羣

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
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
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
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
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旣貶竄正議
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珦爲守端
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旣去而
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歎之
語頗及時相珦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卽爲告密之
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
其子玭之婦翁遣玭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賄之雖究
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
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
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
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
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

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旣成顧縣學久茀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墓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公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

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微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鋟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殷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之盡買國子監書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不懈學校

以惠諸生王公明寔墓在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土爲之興起旣擢爲尚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於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濤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尚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輒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

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之年添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寶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畱奮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枯孔碩峨峨高丘過者必式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祐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祐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祐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以爲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娣不可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

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
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
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
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爲
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艸間蓋陸氏祖墳亟往視之
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
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沒聞某至迭
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蓀木而陸氏
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羣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
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於
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
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
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
厚爲中興賢輔熏陶漸瀆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

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
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
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
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
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
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通判靖州卒於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
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
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
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
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竦有
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
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於有司久不決
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
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
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

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裝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絰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概舉古所謂可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任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乂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

好禮好謙好修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於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卽自効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視凡入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歎辭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於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

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
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尚有攷焉慶元某年某月某
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
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汚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
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
璣璣生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
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
奮於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
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
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
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
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於司并
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